阴阳师

梦枕貘

醍醐是酒卷



阴阳师

醍醐卷

[日]梦枕貘 著
胡欢欢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阳师．醍醐卷 /（日）梦枕貘著 ；胡欢欢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9.6
ISBN 978-7-5442-9599-4

Ⅰ．①阴… Ⅱ．①梦… ②胡… Ⅲ．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Ⅳ．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899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8-024

Onmyôji-Daigo no Maki
© 2011 by Baku Yumemaku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Bungeishunju Ltd.
Onmyôji-Suigetsu no Maki
© 2012 by Baku Yumemakur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Bungei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ku Yumemakur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阴阳师．醍醐卷
〔日〕梦枕貘 著
胡欢欢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陈文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唐山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2千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599-4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阴阳师——醍醐卷

吹笛童子 3
心飞万里向大唐 20
蜈蚣小鬼 35
月驱道人 50
夜光杯之女 58
治痛和尚 71
犬圣 84
白蛇传 106
不言中纳言 119

阴阳师——醉月卷

饮铜酒的女人 143
首樱 160
首大臣 177
道满饮受美酒之事 198
无眼 208
新山月记 222
牛怪 238
望月五品 260
夜叉婆 272

阴阳师



醍醐卷

吹笛童子

一

源博雅正在吹笛。

他一边吹，一边走在二条大路上，向西而行。

此时已是深夜时分。他独自一人信步走在大街上，没带任何侍从。

从他在朱雀门前取出名为“叶二”的竹笛，贴在唇上悠悠地吹奏，已经不知过去多长时间了。

空气中充满细碎的小水滴，非雨又非雾，周遭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银光。明月高挂在空中，比针尖还要细小许多的水滴反射着月光，看上去散发着朦朦胧胧的光亮。

原本看不到月亮挂在何处，但夜空的一角隐约有微光从云层里透出来，云层的后头无疑便是月亮。

这日黄昏，接连下了十天左右的雨终于停了。看来梅雨期总算是过去了。

天上的雾气渐渐散去，露出澄澈的夏日夜空，点点繁星闪烁其上。地面仍旧笼着一层淡淡的薄雾，接映着天上星辰落下的星光。

博雅像是追随着渐渐西斜的朦胧月亮一般，旁若无人地吹着笛，

往西边走去。

虽还未到湿透的程度，但吸收了四周的潮湿水汽，博雅的衣袖已经变得有些沉重。

每当笛声响起，那一颗颗细碎的水滴仿佛都会闪闪发光，那是和月光不一样的光亮。

博雅走着走着，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广隆寺的山门前。他在山门前止步，一个人继续吹着竹笛，直至破晓方才停下来。

二

天已放晴，一轮明月出现在夜空中。

梅雨季已在昨晚结束，风意外地干燥，吹得庭院里的草丛摇曳生姿。黑暗中，三三两两的萤火虫轻飘飘地飞舞着。

安倍晴明和博雅坐在屋外的廊檐下，优哉游哉地喝着酒。

酒杯空了，随侍一旁的蜜虫就用白皙的手托起酒瓶，往空杯里斟酒。

“说起来，昨天晚上真是心情舒畅啊。”博雅说道。

晴明背倚着立柱，正举起酒杯准备往嘴里送，突然一顿，酒杯停驻在唇边，开口问道：

“昨晚发生了什么吗？”

“连续下了这么多天雨，到昨天傍晚的时候不是停了吗？”

“是停了。”

“然后啊，到了夜里，浓云飘散开，月亮浮现了出来……”

“嗯。”

“那月亮水灵灵的，就像刚出生的小娃娃一样……”

“后来呢？”

“月亮实在太美，我就带着笛子出门了。”

“是吗……”

“到了外头，升起一阵薄雾，把月亮遮蔽起来，不过路面还不至于难走，我就吹着笛子往西边走。”

“往西边走？难道你就这么一路走到了广隆寺的山门前？”

“是呀，晴明，不过，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听到了一则传闻。”

“传闻？什么样的传闻？”

“传闻里说，兼家大人被女人骂了。”

“我不知道这事。是怎么回事？难道兼家大人被女人骂，和我吹笛子还有什么联系不成？”

“你别着急，我慢慢说给你听。”

晴明说完，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放下杯子，开始讲了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兼家大人有位相好的女人住在西京……”

“嗯。”

“昨天晚上，他又去那个女人那里了。双方事前以和歌递话，兼家大人也提前告知了对方什么时候过去。就在兼家大人兴冲冲地出门后……”

“怎么了？”

“听说他在途中，快到那女人的住处时，听到一阵笛声传来……”

当时，兼家命令侍从停下牛车，在原地凝神听了好一会儿笛声。他听得很是入迷，还听出了笛声似乎是从广隆寺的山门附近传过来的。

“哎呀，今夜竟邂逅了如此风流的笛声。”

他细细聆听了好一阵子，才继续往女人的住处驶去。抵达时，东边的天空已渐渐泛起了鱼肚白。

“听说那女人假装已经安寝，没让兼家大人进门。”

兼家回到自己的府邸后，当天中午，女人送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连声泣诉，责怪兼家大人是不是因患上恶疾才没有赴约，让她

十分忧虑。

信中还附有一首和歌：

“日日相思日日深，病入心田思入狂。若问相思何时了，唯与佳人共聚时。”

和歌的大意为：“你相思成疾，是因为太想见那位见不到的人。除非与对方相见，否则此病将遥遥无期。”

这首和歌将兼家没有赴约的原因，归结为他患了病，并且患的还是相思病，而想要治好这个病，除非兼家去见女人，否则无药可救。短短数句，不仅保全了女人的颜面，也给兼家留了台阶，文思还十分奇巧幽默。

兼家觉得非常有意思，见人就说，四处宣扬，转眼间这桩妙事就传遍了整座皇宫。

兼家还说：“不过，那天夜里听到的笛声简直宛如天籁，悠扬婉转，让人沉醉不已。说到笛声，虽然源博雅大人的笛声也非等闲之音，但恐怕还是远远比不上我昨晚听到的。”

晴明将这则传遍皇宫的传闻从头到尾讲完，又说道：“不过真没想到啊，博雅，昨天晚上的笛声原来是你吹的……”

晴明的红唇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兼家大人所谓的‘博雅大人也远远比不上’的笛声，竟然就是你吹的，看来连他也没听出来那吹笛之人就是你啊。”

“可是晴明，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传闻呢？”

“那些听到传闻的人都对你有所顾虑，才没跟你提起吧。”

“对我有所顾虑？”

“传闻里可是说，有人吹笛吹得比源博雅还好，你觉得有人会当面把这种话说给你听吗？”

“这事真奇怪，我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高兴了。”

“你就高兴吧。难道你要跑去跟所有人说，昨晚那笛声其实就是

你吹的？”

“我怎么可能跑去说那种话？”

“那就这样放着不管吧。等上三天，流言自然就会散了。”

“说的也是。”

博雅点了点头，这才举起自己的酒杯，往唇边送去。

三

然而，流言并没有消散。翌日——

“听到了，我又听到那笛声了。”

兼家来到皇宫，又对人这样说道。

原来昨天夜里，兼家又去了住在西京的女人那里。途中，他又隐约听到了笛声。

停下牛车后，他认真听了片刻，笛声从广隆寺山门的方向遥遥传来。他很想过去看看，但如果接连两个晚上都不去赴约，未免太让女人蒙羞了。所以他听了片刻，就命侍从驱车往女人家中驶去。

这则消息，晴明是从连续两晚都来家中做客的博雅口中得知的。

博雅跟晴明讲完后，又道：“事情变得很不对劲啊……”

“哪里不对劲呢，博雅？”

晴明盘坐在廊檐下，支起单膝，和昨晚一样背靠着柱子。

“晴明，其实我……”博雅站在廊檐下，一脸不安地说，“其实昨天晚上，我一直和你待在这里，既没去广隆寺，也没有吹笛。”

“你说什么?!”

“所以，兼家大人昨晚听到的笛声，不是我吹的。”

也就是说，兼家前天晚上听到的笛声，是博雅吹的；而昨天晚上听到的，则是另一个人吹的。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的确不对劲。”

“嗯。”

“这样吧博雅，我们去看看。”

“去看看？去哪里？”

“广隆寺的山门前啊。幸好太阳才刚落山不久，在那个人开始吹笛之前，我们还有时间赶过去……”

“那个人今天晚上也会吹笛吗？”

“所以才要去确认一下啊，博雅。”

“呃……”

“如何？去还是不去？”

“唔，嗯。”

“那走吧。”

“走吧。”

两人遂一起往广隆寺出发。

四

一棵巨大的古樟树下，晴明和博雅侧身躲在阴影中。

月光下树影婆娑，两人躲入树影，与周围的黑暗融为一体，完全看不见人在何处。

不远处就是高高耸立的广隆寺山门，缀着繁星的夜空被山门黑色的影子区隔成几块。月亮悬挂在山门的上空，银色的月光洒满大地。

晴明和博雅的头顶上，古樟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晴明，那人会来吹笛吗？”博雅小声问道。

“希望会来。我也想听听那笛声呢。”

“我更想听。”

不知道是不是过于兴奋，博雅的脸颊比平日微红，不过他站在树影中，脸色究竟如何看不太真切。

“到底是谁会在深夜里来此吹笛呢？”

“你不也在前天晚上来这里吹过一回吗？”

“话是没错……”

两人正低声说话，“嘘——”晴明伸出一根纤细白皙的手指贴在博雅的唇上，将他拉往自己身侧，在他耳边轻声说，“有人来了。”

博雅登时浑身僵硬，噤若寒蝉，同时，笛声毫无阻碍地传入两人耳中。

对方开始吹笛了。

笼罩在四周的月光忽然微微震颤起来，仿佛发出了音响。

笛声响起的瞬间，原本被晴明环住、浑身僵硬的博雅，渐渐不再紧张，身体也随之放松了下来。

“太棒了，晴明……”

博雅压低声音说道。虽然是轻声细语，但还是难掩其中饱含的赞叹之情。

笛声在夜间的空气中，和银色的月光交织在一起，熠熠闪光，如同一股细线，时而伸展，时而摇曳，时而又鼓胀起来。

博雅的身体几乎快被笛声融化了。

“啊，为什么会这般好听？为什么会这般好听？晴明，原来这世间还有这样悦耳的笛声……”博雅压低的声音中满溢着欣喜。

“这样悦耳的笛声，人能吹得出来吗？”

笛声犹如五彩腾蛇，飞升入高空，继而渗染入地。以山门为中心，天地间仿佛不断有某种东西聚集而来。似乎是栖息在天地之间的精灵被笛声所吸引，来到这里。

这些精灵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笛声。

“吹得真好啊，博雅……”甚少夸人的晴明如此说道。

慢慢地，晴明和博雅都不再作声，全身心地沉浸在醉人的笛声中。

就在此时，山门附近出现了几道晃动的人影。

“博雅……”晴明正打算提醒博雅，那些人影中传来一声声叫唤，然后朝山门的位置走了过来。

“在这里！就在这里！”

“哦，在这里啊。”

看来除了晴明和博雅，还有人躲在别的地方听着笛声。

“失礼了，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声音听起来很熟悉——是藤原兼家。

“阁下为何每晚都在此吹笛呢？”

然而，笛声并没有因为兼家的问话而停下。

少时，一道惊呼声响起。

“咦——?!”

“这是一名童子！”

“还是一个只有十来岁的孩子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群骚动起来，一片嘈杂声中，笛声仍然没有丝毫停顿。

山门下又出现了几道新的人影。

“噢，在这里！”

“就在这里！”

这些新出现的人影穿过山门。

“博雅，如果不想被人发现的话，我们还是暂时先回去吧？至于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后兼家大人应该会主动谈起。”晴明向博雅提议。

“好、好吧。”

“或者，我们从树影里出去，混进那帮人当中？”

“不、不用了。”

“那我们先往南边走吧。从四条大路或五条大路出去后，再回家。”晴明催促博雅动身的时候，笛声也停了下来。

博雅趁机小声说："就这么办吧。"

"那走吧。"晴明往南迈步走去，从山门那边看过来，这儿刚好在古樟树的树影里，是个死角。

"我、我也一起。"博雅急急忙忙地追在后头。

五

已经过去三天了。

皇宫内到处都在谈论那个被兼家带回来的童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兼家为了得知吹笛人究竟是谁，提前带着侍从躲在广隆寺山门一旁的暗处，等待着笛声响起。

等着等着，果然听到了笛声。兼家在暗处听了片刻，就想去会会那名吹笛人，于是带着侍从自暗处离开，走向山门。

一行人来到山门后，发现山门下方正中央的柱子旁，站着一位正在吹笛的人。

那人身量矮小。再仔细一瞧，那人竟不是成年人，而是一名年约十岁的童子。

童子的身上只穿着一件粗布衣裳，双足赤裸。他将竹笛贴在唇上，闭着双眼，神情温和地吹着竹笛。

众人出声唤他，童子也没有应答，兀自吹着竹笛。

兼家的侍从叫了他几次之后，便把手放在了童子肩上。直到这时，童子才发觉周遭来了许多人，停了下来。

众人后来才发现，童子并不是闭着双眼在吹笛，而是他的眼睛本就无法睁开。也就是说，童子不仅双目失明，耳朵也听不见声音，连话都不会讲，似乎无法自口中发出声音。

这也是为什么此前侍从们连声唤了童子那么多次，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不管如何，兼家牵着那个童子的手，将他带回了自家的府邸。

“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吹笛呢？”

“你有爹娘吗？”

兼家把童子带回家后，问了他许多问题，童子却一次也没有回答。但如果给他一支竹笛，他便会将笛子贴在唇上，开始吹起来。笛声悦耳动听。

兼家把童子带进宫里，让他站在庭院中，吹笛给天皇听。

村上天皇[①]听了，也为童子的笛声倾倒。

“比起博雅的笛声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听完村上天皇的品评，兼家接道：“不，若论技巧，这孩子比博雅大人更加优秀。”

“既然如此，那就找个机会把博雅也叫进宫来吹笛，比比看究竟哪位的笛声更胜一筹。”

“真是个好主意。”

“就是一场吹笛比试。让他和博雅比比看。”

村上天皇的敕令一下，事情就此决定。

于是兼家赶到博雅家中，对他说：“天皇陛下决定让您和那孩子比一场，看谁吹得好。博雅大人，您意下如何呢？”

博雅听后，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博雅大人，您该不会违抗天皇陛下的命令吧……”

兼家这么一说，博雅就是想拒绝都拒绝不了，只得应承下来。

“那么，五日后，请务必来清凉殿。”

兼家说完，便回家去了。

---

①村上天皇（926－967），即日本第 62 代天皇，乃第 60 代天皇醍醐天皇的第 14 皇子。